

文字會寶

九

龍說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送孟東野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獲麟解 郭橐駝種樹傳
 捕蛇者說 雷塘禱雨文 禮部賀甘露表
 西山遊宴記 小石城山記 阿房宮賦 待漏院記
 竹樓記 岳陽樓記 縱囚論

津田文庫
文庫1
1708

9



韓昌黎龍說



一在文庫



龍噓氣成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無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天震電，神变化，水六土，汨陵谷，含之至靈，性矣哉。雲龍之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

靈非雲之所能及為雲也然龍弗
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夫至水
馮依后不可與異架其所馮依
迺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
曰龍亦悅之矣

吳興章嘉祿書



韓昌黎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
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
耶解之者曰多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
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馬
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
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
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

會實通志卷二十一
以以缺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神
為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
才於是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
之幕下東都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
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
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
所不通事有所可將奚所諮而家焉士大
夫之去位而琴瑟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

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
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焉
以一鎮河陽而東都家士之廬無人焉豈
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
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
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
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之生以待
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

懷耶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
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
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
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沈李馮三終



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
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
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
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
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後言其訶也
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
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

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
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
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
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
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
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
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
又其精者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

鳴其在於唐虞皋陶禹其善鳴者
也而假之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
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
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
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
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
子為木鐸其弗位矣乎其末也莊周
以其荒唐之辭鳴於楚之六國也其

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
鳴者也揚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
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
儀蘊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
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竄
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
古然亦未嘗絕也孰其善鳴者其聲
清以淳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
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襍而無章將
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
善鳴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蘊源
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
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
鳴其高出晉魏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
淫乎漢氏矣從吾游者李翱張籍其
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抑不

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
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
鳴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
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
東野之後於江南也有若不憚然者
故多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華亭陸海書



送李愿歸盤谷序

大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
草木叢茂居人鮮少或曰謂其環兩
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為如宅幽而勢阻隱
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
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
聲昭于時坐于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
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旌羅弓矢武士

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
中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峻滿
前道古今而舉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
頰清聲而便體垂外而惠中飄輕袂翳
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閭居妬寵而
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運去於子
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豈非惡此而逃
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

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
以自潔采於山羨可茹釣於水鮮可
食起居望時惟適所安占其譽於前孰
若無數於其後與至樂於身孰若無憂
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跣
涉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所為也豈
行之間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
途豈將進而趨趨口將言而囁嚅憂汚

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克
死而後止者其為人順不肖以如昌黎
韓愈聞其言而壯之占之酒而為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祿盤之泉可
濯可湘盤之阻誰爭子而富而深廊其有
宮繚而曲如柱如復嶺盤之樂兮亦上無央
席約遠跡兮較龍遁蔽鬼神守蔭兮
所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美

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
兮於吾生以徜徉

徐弘澤書



韓昌黎獲麟解

麟之為靈昭也詠于詩著於春秋
襍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
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
不畜於家不恒有于天下其為形也

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
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
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
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
狼麋鹿唯麟也不可去不可知則

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
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
聖人者必知麟之果不為不祥
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
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

不祥也亦直

陳懋學孟典



郭橐駝種樹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
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曰駝駝聞之
曰甚善名我固嘗因捨其名亦自謂橐
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
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為觀遊及賣果者
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遷徙無不

活且碩茂者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
傲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
使木壽且孳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
性焉耳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
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作勿
憲去不復顧其蔕也若子其置也若棄
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我不助其
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不抑耗其
實而已非有能蕃而蕃之也他植者則
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
焉則不及焉苟有能反是者則反愛
之太殷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去
而復顧甚者必其膚以驗其生枯搖
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

雖曰憂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
離之故不我美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
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馳曰我知
種樹而已官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
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怜烏而卒以
稠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
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密織而縷字
而秀孩遂而鷄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
召之吾小人且殫養以勞吏者且不
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
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二者類乎
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聞養樹得嘗
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雋李釋如頌於滌心閣書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白章觸草木
 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
 以為餌可以已大風孿蹠痿癘去死
 肥殺三蟲其始太墜以王命聚之歲
 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
 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

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手余將告乎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感汪然出涕曰吾將哀而生之年則吾斯役之不辜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

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錫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吸毒癘徙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

會實排
耳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
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雞雞
犬不得寧焉吾恂而起視其示而吾蛇尚
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
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
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具
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
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
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於是今以
蔣氏觀之尤信嗚呼孰知賦歛之毒
有甚於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
人風者得焉

席林胡學



極子摩雷塘禱雨文

惟神之居為坎為雷專法之象定于

崇嚴隈風馬雲車一雨為徘徊能

澤地產以社人災欽茲有靈爰以廟

鄉宮神惟智念季以誠往為失此名

人特安似歲既旱曠官茲生去敬

用昭告期于朕鄉其自躬受命臨
茲裔壤匪政方初庶無淫祀凍瘡
自持忠信自仗為日獲慶神其少罔
擢嘉生惟乙之喜豈出梁華第亦
享莽菁波通系出地奮鄉音欽
成功惟神是物矣

李陽春書



柳子厚禮部賀甘露表

臣某言中使王自寧至伏奉宣聖旨出延和殿前丁
香樹甘露一大合示宰臣未時又出一大合令明日示
百寮甘露見降未止者玄化升聞靈貺昭會必呈
尤異之應以告天地之和臣某誠歡誠慶頓首頓首
伏惟皇帝陛下均煦育之功敷滂澍之澤太和潛
達闕瑞克彰發于天霄特降宮樹朝光初燭方湛
湛而不晞畏景轉炎更灑而未已綴葉而珠璣

積耀盈器而水玉呈姿芳襲椒蘭味兼飴醴然則
零于庭而著異祀于帝以標奇後矜往辰孰並茲日
况樹有丁香之珍殿即延和之號所以著芳風之遠播
期聖壽于無疆事絕古今慶傳遐邇臣謬承渥澤
獲覩殊祥抃躍之誠倍萬恒品

甬東蔭岡千仞書



柳子厚西山宴遊記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
也則施_之而行漫_之而游日與其徒
上高山入溪林窮迴溪幽泉怪石
無遠不到_之則披草而坐傾壺而
醉_之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極夢

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
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
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
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
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茅莠焚
茅茨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

踞而游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
之下其高下之勢岬然洼然若坳若
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趣隱
縈清縉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
知是山之特出不予培塿為類昭之
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之乎

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
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
色自遠而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
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向
之未始游遊于是乎始故為之文以
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黃茂格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
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
土斷而川乎有積石橫當其根在上為睥
睨梁櫪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視
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少聲其響之激
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其遠處多土壤而

生嘉樹美箭益多而堅其跡數偃仰
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多物造物者之有
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惟其不為之
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為一
售其伎是固勞而多用神者僥石如是
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在
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

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當湖信侯曹如堞書



杜牧之阿房宮賦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霞壓三百
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
陽二川溶溶流入宮墻五步一樓十步一
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鈎心闔
角盤盤焉困困焉蜂房水渦矗不知其幾
千萬落長檣卧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
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
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

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媵王子王孫
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絃為秦宮人
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綵雲擾擾梳曉鬟也
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樹蘭也
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輾輾遠聽杳不知其
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
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
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取
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有不能輸來其間

鼎鑄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邈迤秦人視之
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
秦愛絲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鎔銖
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
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
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
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
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
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戾卒叫函谷

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繡水高松聲書



王元之待漏院記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
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
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
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
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

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耳。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况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臣待漏院於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

啓行，燭火城相君至，止曦，驚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撤蓋下車于馬，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柔之，兵革未息，何以彌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

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
和灾青荐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
措欺詐日生請脩德以釐之憂心忡
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啟四聰甚通相
君之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
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
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讎
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
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
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
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灾上有憂
色構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

聞怨言進福容以媚之私心福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以柄於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為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禹偁為文請德院壁用規於執政者

趙郡李猶龍玄問書



王亦備所樓記

黃龍之地多山

樓山之破之制

用代陰瓦

價廉而省也

阿難燒地殿蓮華華鉢養
憐因心樓三召日月波
樓通卷真山光平晚
以漱函頁遠愛之可也狀
及至急為之隱者聲

冬至嘉會王破玉蕊平
互鼓琴三袖和唱王祿
詩之韻清絕王園桂子
聲之了之然王投卷夫聲
節之然以何樓之心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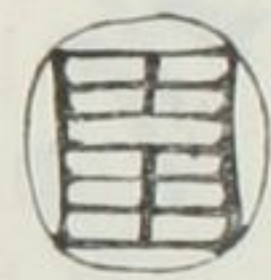
也之之之之暇披鞞駘衣
戴華綉巾手執團扇一
捲之生消遣老憲以
山之好第兄風帆沙多烟
空江柳多色待生浪力
疏

茶烟歌送多物色素月
福居之踪枕也波
落星之則高生井
靜
飛燕舞舞
貯妓女在歌聲
死
疏

人之家回志 嗣而昔年之

庭新樓之小軒也

多程主緣



元仲淹岳陽樓記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
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剏唐吳
人詩賦於其上屬余作文以記之予觀巴陵勝狀
在洞庭一湖啣遠山吞長江浩、浩、橫無際涯朝
暉夕陰氣象多于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
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仙客騷人多
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霽雨霏、連月
不間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

商旂不弔檣傾檝摧薄暮冥冥啼猿啼登斯
樓也則有玄國懷鄉憂澆畏譏滿目蕭然感極
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
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草汀蔭郁青
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漁
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
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
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
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

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歟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
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耶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吳門嵇士選書于清陰館



歐陽永叔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加于小人刑入
於死者乃罪大惡極也又小人之尤甚者
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一
也又君子之尤難者也乃唐太宗之六年
錄大辟囚之自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
以就死是以君子之所難者責其小人之尤
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率自歸無後者

是君子之所維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道
乎。人情哉。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恩德
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
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此者。若曰：太宗之為此
所以求名也。然安知夫縱之者，不意其必
求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彼縱而求
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後求乎。夫
多其必求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多其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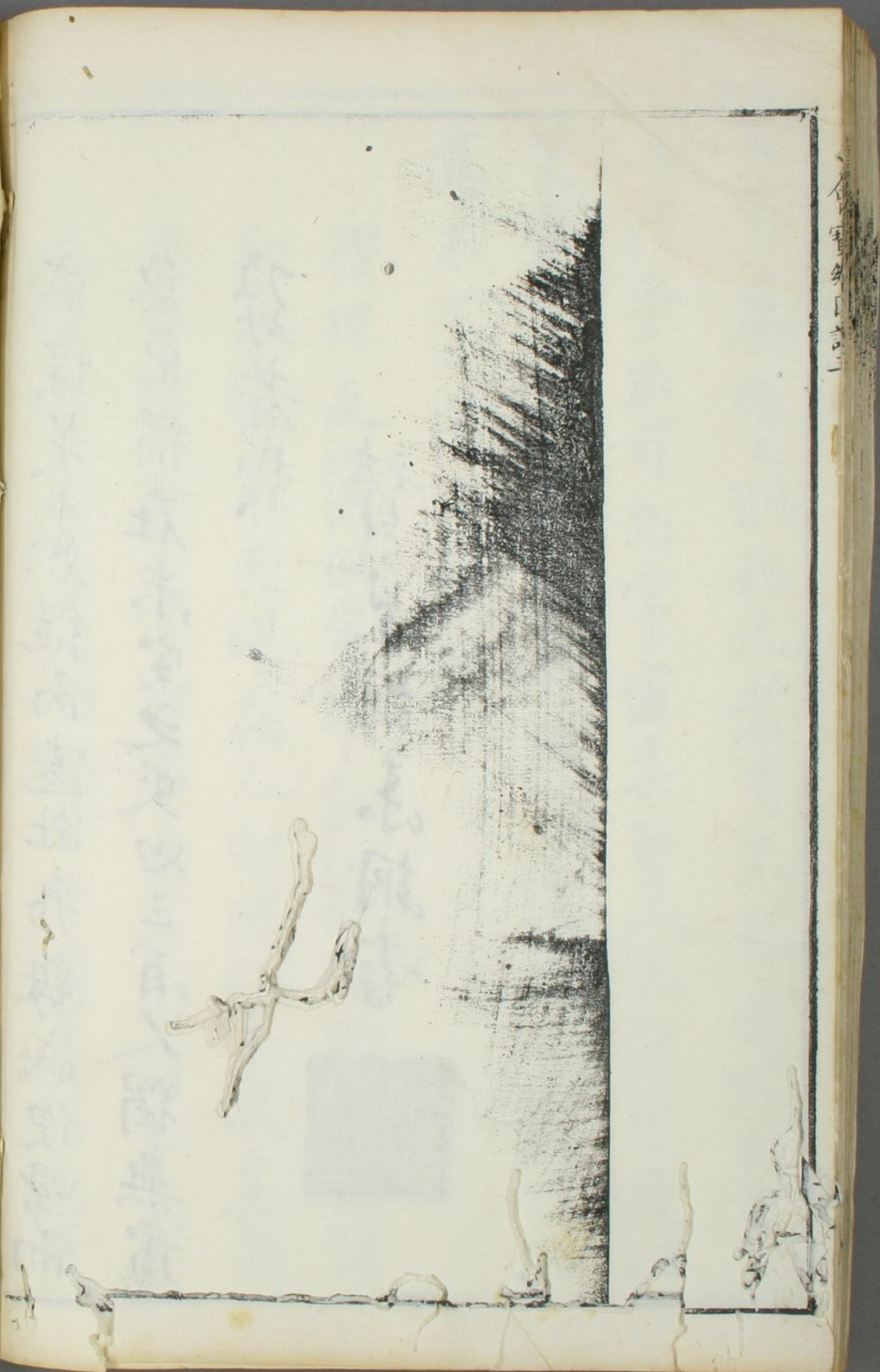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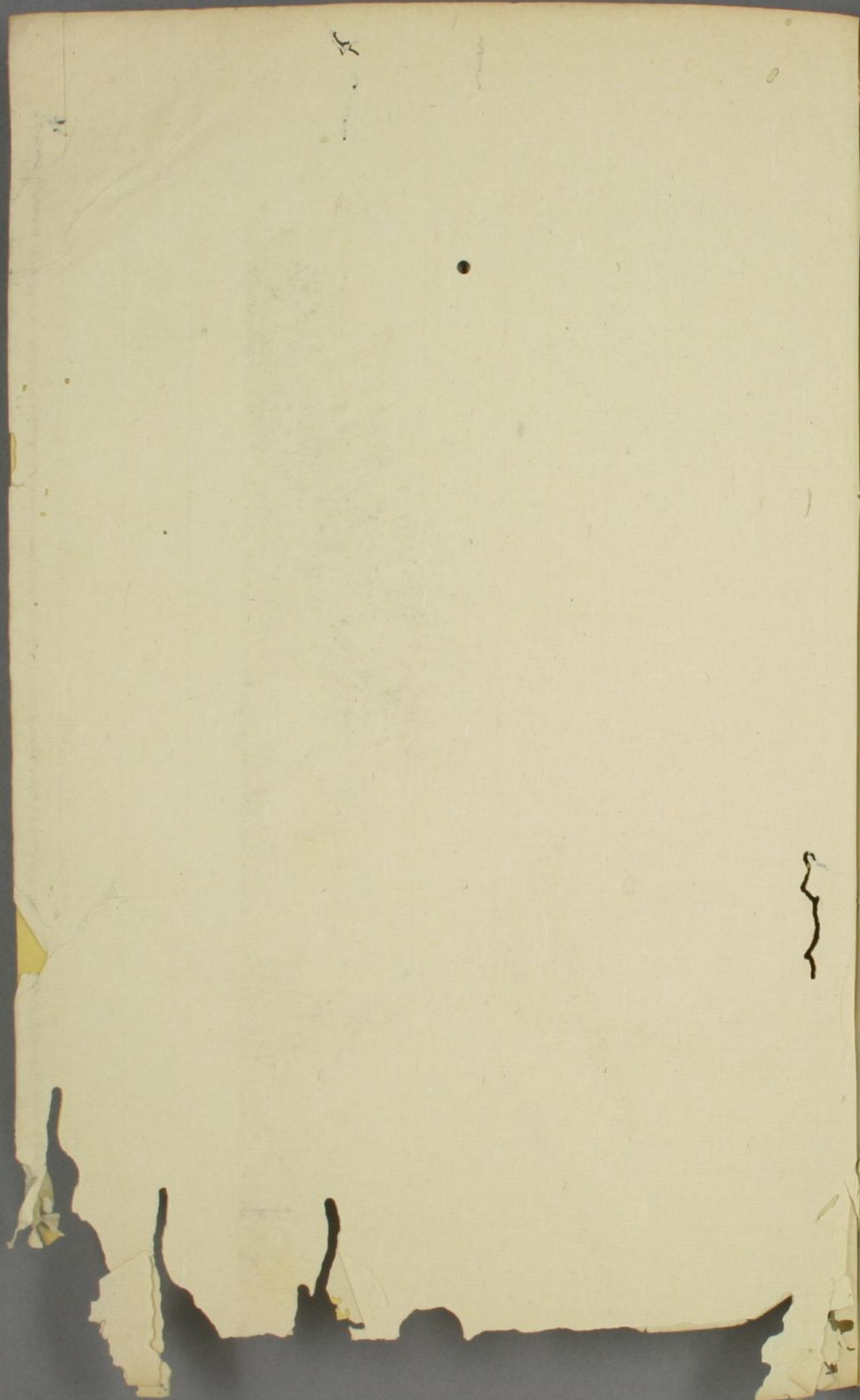
免而後求，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
賊，以成其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
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天下於茲六
季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月之恩
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者，又不通之論也。
然則何為而可縱而求，歸殺之無赦而又
縱之，而又求則可知為恩德之致耳。然此
必無之事也。若縱而求，求而赦之，可偶

耳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不常
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
堯舜之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
高不逆情以干譽

搜理反覆但當年故維和均之情詞
如秦鏡第天理在人即醜類亦泯其感
恩自歸亦未可知稀暴也而媚養已之
人法壇屠見聞佛之悟謂其必不可
感悞矣不然從而遠逝為勢誠便歸而
無免猶在未定之天也三百人獨無慮
及此者哉

贊皇胡未桐書





合...
...
...

